



一念起

明月珩

著

YINYUANI

姻缘还是孽缘，只在一念之间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一念起

明月瑯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念起 / 明月珩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5-0055-3

I. ①一… II. ①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6288号

一念起

作 者 明月珩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055-3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第一章 | 尽前尘，姐妹情 | 001 |
| 第二章 | 水上缘，府中事 | 014 |
| 第三章 | 菊花谢，铁鞋破 | 029 |
| 第四章 | 桃花社，绕指柔 | 044 |
| 第五章 | 春月寒，暗自叹 | 065 |
| 第六章 | 诉衷肠，伤别离 | 077 |
| 第七章 | 意难平，风不止 | 090 |
| 第八章 | 添红妆，焕新光 | 102 |
| 第九章 | 龙凤烛，拜舅姑 | 124 |
| 第十章 | 回门酒，渔翁利 | 145 |
| 第十一章 | 情与义，隔云端 | 154 |
| 第十二章 | 魂黯然，意消散 | 165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第十三章 | 借东风，嗔痴怒 | 178 |
| 第十四章 | 闲斗气，费思量 | 187 |
| 第十五章 | 剪不断，暗自怜 | 195 |
| 第十六章 | 寒冬雪，羞开口 | 210 |
| 第十七章 | 元宵圆，枣满舱 | 230 |
| 第十八章 | 旧感觉，称心意 | 241 |
| 第十九章 | 魂不守，杂滋味 | 252 |
| 第二十章 | 重山隔，惧搭桥 | 269 |
| 第二十一章 | 述身世，解心结 | 280 |
| 第二十二章 | 远别离，情生忧 | 300 |
| 第二十三章 | 月重圆，花重绽 | 317 |
| 第二十四章 | 波折尽，缘终定 | 342 |

“姑娘，永宁侯夫人做寿，听说六姑娘和九姑娘又去了。”暗香有些不满地向着三房所在的方向撇了撇嘴，暗自埋怨太夫人偏心，什么好事都想着三房。六姑娘、九姑娘在京里的闺秀圈子里交游广阔，名声可响了，偏生自家姑娘却被圈在家里。

楚涟漪摘下金丝雀黄碧玺耳坠，动作丝毫没有迟疑，一旁伺候的疏影望着楚涟漪的侧影，看她行云流水的举止，动静间仿佛一幅流动的山水画，暗自叹息，“也不知道三夫人怎么想的，楚家的姑娘难道还愁嫁吗？这京城里但凡有个什么喜宴做寿的，她就巴巴地带了六姑娘、九姑娘去。”疏影这话其实是对楚涟漪说的，怕她有心结。

暗香也是个伶俐的丫头，立即明白了疏影的话，接了话头道：“我看啊，是三夫人嫉妒咱们夫人给姑娘定了一门好亲事。咱们未来姑爷可是严阁老唯一的嫡子，听说长相、人品都是上佳，年纪轻轻就中了举，听说那家的婆婆也是个一心向佛的慈善人，姑娘嫁过去一定是享福的人。”

“是啊，咱们夫人什么时候错过，哪件事不是想在别人前头，做在别人前头的，只可惜，那么好个人却去得……”出声的是楚涟漪的乳娘王氏，这会儿正坐在炕上绣着帷幃，每次一提起楚涟漪的母亲——她的旧主子，总是要呜咽成泣。

楚涟漪见她眼角有些泛红，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乳娘的手道：“嬷嬷你别绣了，小心坏了眼睛。”

“这怎么行，明年姑娘就及笄了，跟着就是出嫁，嬷嬷只怕来不及把你的嫁妆给绣好，让人笑话姑娘没了娘亲。”王氏一提起楚涟漪的娘亲声音就哽咽。

“嬷嬷，你好端端地又提这事儿干什么，又惹姑娘难受。”疏影娇嗔道，她是楚涟漪身边最得力的大丫头，所以才敢这么对楚涟漪的乳娘说话。

“是，是，都是我不好。”王嬷嬷赶紧收了声，用手帕拭了拭眼睛，继续埋头绣东西。

疏影见楚涟漪闭口闭眼，眼帘下有淡淡的疲惫的青痕，只懒懒地用手撑在妆台上假寐，暗里叹息一声，将楚涟漪的头饰轻轻摘下收好，放下她一头秀发，用梳子轻缓地替她梳着头。

疏影暗自叹息一声，要说她家这位姑娘，那真是万里挑一的人物，就是太好强了些，不过这也怪不得姑娘。她七岁丧母，虽说身在百年世族之家，父亲是当朝户部侍郎，只可惜母亲去得太早了些。父亲整日忙着公务无心续弦，分家又分得早，家里连个主事人都没有。

楚夫人去后，家里没有主母，太夫人就让三夫人来协管，大房这一边被她搞得乌烟瘴气，如果不是九岁的姑娘挺身而出把个家接下来，还指不定这家如今会是个什么模样呢。可是家大业大，一个九岁的姑娘要把这个家给挑起来，何等容易，除了管家之外，女子六艺等一样都不能落下。其他各房的夫人就等着看姑娘的笑话，这样一根蜡烛几头都在烧，哪里经得住。

想到这里疏影就想哭，活生生把姑娘折腾得如今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汤药就没停过。暗香见疏影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姑娘又是懒懒的模样，只好强打起欢颜，笑道：“姑娘，你说三夫人想给六姑娘找个什么样的姑爷啊？这都挑了好多年了，六姑娘都及笄了，亲事还没定下来。”

楚涟漪闻言睁开眼睛。她也知道暗香是在逗她开心，其实虽然伤心母亲去得早，可是楚涟漪更烦心家里的事务，闭目假寐不过是在思考一些家里的琐事，父亲又该添置新衣了，还得给秋姨娘的儿子风信请先生开蒙等等。

“三婶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总是要找个比我那亲事强的人才行。”这位三婶仿佛天生出来就是要和娘亲对着干的人，从她一入门就开始挑娘亲的茬子，处处争强好胜，直到娘亲去世，她都还时不时要挑起大房的事端，大房凡是出个芝麻

大点儿的事情，都够她乐呵半天的。

“这京里还有谁能比得上咱们未来的姑爷啊，那模样，那人才……”暗香啧啧了两声，逢年过节那严三公子来府上请安的时候，暗香曾偷偷去瞧过，回来绘声绘色地讲给楚涟漪听，说那严三公子举止是如何的清俊，谈吐是如何的文雅，把他给捧到天上去了。

楚涟漪也只是听听，因为暗香有个习惯，总能把和自己相关的人和物都给吹到天上去，只是这京里鱼龙混杂，上有龙子皇孙，下有秀才探花，比那位姑爷家世、品貌出众的虽说不多，但也肯定不少。其实对这门亲事楚涟漪并不太满意，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亲近天颜，可惜伴君如伴虎，并不一定就安稳，要出个什么事儿，满门都只能得个凄凉的下场。那位严三公子又是唯一的嫡子，这传宗接代的担子可太重了，楚涟漪觉得以自己的“病体”未必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只是想这些都是没用的，这亲事可由不得她自己做主。

“姑娘早些休息吧，奴婢今儿给姑娘备的玫瑰白术汤，可好？”疏影为楚涟漪梳了一千下头，伺候她换了衣服，扶她去净室。

“嗯，明儿寿州的账房该来回禀账目了，你可仔细看了。”楚涟漪有些无力地被疏影和暗香扶进浴盆。

“奴婢省得，姑娘就别为这些小事操心了，当心自己的身子才是要紧的，这两日饭量又减了，可怎生是好？”疏影红着眼睛。

楚涟漪看她这般就笑了，“好啦好啦，要是让外面的人看到你这副模样，可怎么相信被称作母夜叉的疏影姑娘是个动不动就红眼圈的小丫头片子。”

“姑娘，你怎么也和着外人笑话疏影？”疏影作势不依，要挠楚涟漪的痒痒，惹得她连连求饶。

“奴婢要是不凶点儿，怎么能镇得住那些刁奴。”

三人笑闹一阵这才作罢，暗香又说了些未来姑爷的事情打趣楚涟漪，哪知昨晚才嘲笑了那三夫人心急找女婿，急得嘴角都长了燎泡，次日中午就传来了晴天霹雳的消息。

“不，暗香，你肯定是在开玩笑。”疏影听到暗香嘴里的消息后，差点儿没跌坐到地上。

“这种事我怎么能拿来玩笑，疏影姐姐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姑娘？可我就怕姑娘的身子受不住。”暗香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压都压不住。

疏影惨白着脸靠坐在门槛上，六神无主，也不知道说什么。

可惜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加上其他几房的刻意宣传，府里的人都开始叽叽咕咕地议论开了。

楚涟漪午睡起来，管家婆子来回事，看她的眼神都古怪得很，由不得她不起疑心。

“暗香。”

暗香赶紧应声，“姑娘，有什么事吩咐？”

楚涟漪瞧了瞧暗香，脖子后缩，声音发抖，一副做了贼的模样，“今儿是出什么事了？”

暗香暗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姑娘的眼睛，这玲珑心肝有时候可未必是好，哀求地看了看站在楚涟漪身边的疏影。疏影咬咬牙点点头。这事按也按不住，姑娘迟早会知道，还不如早点儿告诉她，好做准备。

疏影、暗香看着周围无人，又让小丫头守了门，才将事情低声告诉了楚涟漪。

“退亲？！”楚涟漪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可脸色倒没惨白，反而越来越红，气愤得差点儿没爆血管。

这朝代退亲对任何女子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即使是高门豪阔的女儿被退亲，那今后也是没有出路的，再无可能嫁个好人家。像楚涟漪这等出身的女子，本该在豪门大族做个享福的嫡夫人，如今只怕连做小妾都未必有人肯纳。

“那严家也欺人太甚。”楚涟漪手里的粉彩缠枝莲花茶盏哐当一声落在红木嵌螺钿小几上，原地打着转，“理由是什么？”

“他们，他们说姑娘心如毒蝎，杀人不眨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年姑娘打杀那两个奴才的事儿都传了出去。”

楚涟漪平静了下来，起身在房间里踱步。那退亲的借口明显立不住脚，打杀奴才的事情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为何不退亲，偏现在要挖出这桩事来？何况哪个大户人家私底下没有背负过命债的，如今居然以这个做借口，只怕这内里别有文章，却让她楚涟漪担了罪名。

想必如今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她楚涟漪的恶名声了，不管将来如何，她楚涟漪已经注定是个牺牲品了。

“老爷从衙门回来了吗？”楚涟漪深呼吸一口。

“回来了。”疏影赶紧道。她早就派了人去打听，就估摸姑娘听到消息后，

一准儿会去找老爷。

“替我更衣，咱们去鸿鹄院。”

那是楚青全住的院子。

楚涟漪赶到鸿鹄院的时候，院里一片寂静，门口站的两个小厮还在发抖，看来楚青全发了脾气。丫头看到楚涟漪来了，赶紧打起红绒夹板帘子。

楚涟漪站在门口，轻轻唤了一声，“爹。”

“是漪儿吗，进来吧。”楚青全的声音里有一丝颓败。

楚涟漪听到声音，这才踏进了屋。平日楚青全公务繁忙，早免了她早晨的请安，至于晚上，虽然也免了，但楚涟漪每日仍是坚持来请安，但通常都是在门外站一站。楚青全总是不愿见她。从楚夫人去后，父女之间便疏远开来，有时候十天半月见不了一面，每日也就是门内门外对答几句罢了。

“爹。”楚涟漪站在楚青全跟前，又低低地唤了一声。

楚青全虽人近中年，可看起来儒雅俊美，一看就知道当年定是个美男子。楚涟漪的记忆中，他已经多年不曾笑过了，母亲在世的时候，他还经常抱着自己玩耍，可母亲去了之后，他仿佛就特别不耐烦见到自己，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皱着眉头。

“你都知道了。”楚青全的声音充满了疲惫。

“是，女儿听说了。”楚涟漪低着头。

“你当时是不是杖杀了两个人？”

“是。”楚涟漪心里一惊，看来严家的确是有心了。

“你，哎……”楚青全倒没责怪楚涟漪，“那两条人命的事，爹自然会帮你处理，好在他们都是家奴。至于严家，一切自有爹做主，你且回去吧。”楚青全摆摆手。

楚涟漪压根儿没想过她爹这么快就把她打发了，本还想问问父亲可知道内情，可这个父亲素来就与自己不亲，如今自己虽是受害者，众人怜悯，但如果不顾体面地大吵大闹一番，不仅于事无补，指不定还更让人不耐烦，平添一个“泼妇”的骂名，所以楚涟漪忍了下来，红了眼圈，静静地退下去。

楚涟漪走后，楚青全在院门口目送她离开，立了许久，直到见不到人影了才缓缓踱回屋内，他平日虽不敢看那酷似亡妻的容颜，但也绝不意味着能容忍别人来欺负。

暗香跟在楚涟漪的身后，“姑娘，姑娘，这就算了啊？”

楚涟漪道：“爹不是说了吗，一切自有他做主。”虽然她也不知道这男人如何做主，但如今也只能这般了。其实退亲一事，楚涟漪丝毫不伤心，只是害怕那后果，不知道她这根楚家的异世浮萍将来会流落到什么地方。这样无法确定的未来，让楚涟漪不能不面带愁色。

暗香和疏影跟着楚涟漪回到“百花深处”。疏影对暗香使了个眼色，两个人落后了一步嘀咕道：“咱们夜里轮流守着姑娘，可不能让她干傻事。”

“是。”暗香点点头，她二人都觉得姑娘对这事反应表现得太过于冷静，不哭不闹，也就开始的时候发了发脾气，还以为她一切憋在心里，会想不开。

这事儿过了五、六天，疏影、暗香见楚涟漪好吃好睡，才真正松了口气，“咱们姑娘真是不一般。”暗香满眼崇拜地看着楚涟漪。

疏影也点点头，心想姑娘遇事不骄不躁，天大的事儿都不被她放在眼里，这样的心境就是七、八十岁的人也未必能有。

“姑娘，三夫人带着六姑娘、九姑娘来看你了。”暗香伺候楚涟漪净了手。

“哦，用那盒咱们今年春上制的桃花膏。”

暗香应了一声，用金簪子挑了桃花膏放在楚涟漪的掌心，她和着玫瑰水匀开了抹在脸上，本就水润莹白的脸带上一丝淡淡的桃花粉，格外粉媚。

“人说咱们楚府的姑娘都是大美人，可是奴婢看阖府上下就没有一个姑娘能赶上咱们姑娘的。”暗香又伺候楚涟漪带上金绞丝百合花纹的镯子。

楚涟漪轻笑出声，“就你会讨我欢心。”

这边暗香和楚涟漪轻声说笑着，那边疏影正引了三夫人和六姑娘、九姑娘进院子。

“百花深处，什么时候改的名儿啊？”三夫人旁氏抬头看了看带宝瓶门上四个碗大的描金黑字撇了撇嘴。

“回三夫人，是五年前改的了。姑娘身子一直不好，老爷请了大仙来看，说是敬春院的‘春’字同姑娘的八字犯冲，冲撞了姑娘，这才改了名字。”疏影特意这么说，三夫人本来幸灾乐祸的脸色立刻黑了下去。

“哟，你们十二姑娘倒是矜贵，连个院子的名儿都能与她犯冲。要说这春字与她犯冲，她怎么又取了个百花的名字，这百花还不都在春天开啊？”三夫人想起自己名字里的那个“春”字，这十二姑娘不是摆明了骂她么。

疏影好脾气，也不气恼，笑嘻嘻地道：“春上，姑娘的病容易犯，院子里的婆子些都说是咱们姑娘的容貌羞煞百花，所以春娘娘嫉妒了，咱们这院子里，丫头、媳妇的名字都不许用一个春字，三夫人，说来也灵验，那以后姑娘的身子好了许多。”

一旁跟着疏影引路的小丫头杏丫也小声道：“再说，百花哪里就是春天开啊，那荷花还是夏天开，梅花还是冬天开呢。”

三夫人旁氏听了疏影和杏丫的话，整张脸拉得比马脸还长。这大房一个小丫头居然都敢驳她的话，真是要反了。三夫人不怒反笑，用手绢拭了拭鬓角，柔柔地道：“许久不来，今日一来果然长见识了，十二姑娘掌家后，连个黄毛小丫头都敢驳主子的话了，也难怪……”自然是难怪男方要退亲了。

疏影瞪了一旁多嘴的杏丫一眼。她那话虽然没错，可那御下不严的罪名却给安在了姑娘身上，如今这风头上，可不能再让这三夫人生什么波澜了，“杏丫，还不给三夫人磕头道歉。”疏影转过身对三夫人道：“夫人别生气，这都是疏影的错，我家姑娘平日身子差，哪有工夫管她这等小丫头，都是疏影在管教，今日冲撞了夫人，还请夫人原谅。”

三夫人嘴角往右微微上翘，笑起来左右不对称，格外显得傲慢，也不答话。

“十二妹妹的这院子打理得可真美，真可谓是‘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六姑娘楚涟晴见此间风景布局的精致迤邐、出尘脱俗，对那位许久不见的十二妹妹便添了一丝结交之心。何况早就听说十二妹妹身子不好，如今又摊上了退亲一事，越发可怜，楚涟晴不忍再见母亲刁难，这才出口解围。

“名字也取得好，‘百花深处有人家’定然是仙人才能住的地方。”九姑娘也附和她姐姐，至于她们母亲，女儿不能说母亲的坏话，但是这两姊妹一向是不认同母亲的某些做法的。

疏影听了抿嘴一笑，觉得到底还是楚家的女儿识大体，怪不得外面总赞楚家的女儿如何聪慧有才思。

三夫人看着楚涟漪的院子只觉得眼热。一入院，迎面便是一道九曲潺潺的小溪，里面隔三差五点缀着睡莲，疏密相间，独具匠心，溪畔多植木芙蓉。一路行来两边有梅、玉兰、垂丝海棠、绯白桃花几树，石隙间种了兰、蕙及虞美人、良姜、洛阳诸花，由曲板桥穿过柳径至一绣楼，门上嵌着“月波阁”三字。这便是

楚涟漪起居之所。

“好雅致的所在，这样的地方，果然只有仙人才住得。”六姑娘楚涟晴笑容满面地道。

疏影听了这话就觉得心里舒坦，到底是大家闺秀，行事就比旁氏那种小家出身的女人强。其实旁氏的父亲也官至知州，但在楚家这种世族面前那就是蓬门荜户。

六姑娘的这话是在踏上月波阁门前台阶时说的，屋里的楚涟漪闻歌知雅意，笑了笑，懒懒散散地从榻上坐起来，看来三房里也是有妙人的。

人啊最难为的是雪中送炭。

“三婶婶你来啦？涟漪身子不好，昨儿受了些凉，所以没去迎三婶，请三婶不要怪罪。”伸手不打笑脸人，楚涟漪在旁氏还没开口之前就先认了错。

旁氏一见楚涟漪的脸就来气，白里透红，哪里有丝毫病态，根本就是故意的。这丫头的刁钻，她五年前就吃过闷亏，今儿本想来好好奚落她一番，哪知楚涟漪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痛苦来，仿佛被退亲的不是她一般。

楚涟漪与旁氏对话的时候，六姑娘楚涟晴和九姑娘楚涟欣就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

只见楚涟漪穿的是一件粉红底子白梅缕银提花缎面交领襦衣，素白银梅立领中衣，下面同是素粉银梅长裙，腰上束了一掌宽粉紫束腰，腰带中央又系了粉色流苏衔玉丝绦，晃悠悠地垂在裙摆上。

至于头饰，楚涟漪则比较简单，简单地挽了个双鬟，鬟上各束了一根粉白缎带，带尾各坠了两粒龙眼大的珍珠，这装束还是没及笄的女娃子的打扮。

但即使这般打扮，楚涟漪也已经亭亭玉立，风姿绰约，鲜眸皓腕，雪肤玉骨，难掩那美人胚子。

楚涟欣暗自咋舌，楚家出美人，本以为自己的亲姐姐楚涟晴已经可称得上京城数一数二的美人了，今日见了才十四岁的楚涟漪，楚涟欣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真不知道等她长大了，会是何等的绝色。

楚涟晴比起看呆的楚涟欣倒是沉稳了许多，但也为楚涟漪的容貌与气度而惊赞。

两姊妹打量楚涟漪的时候，楚涟漪也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番这俩姊妹。楚涟晴盈盈玉貌，细细楚腰，一双眼睛顾盼生情，端的是倾城倾国的容貌，而楚涟欣只比楚涟漪大了半岁，生得丰腴艳丽，赛雪欺霜，都是一等一的好容貌，好些日

子不见，今日乍见都已经成了妩媚迷人的女子了。九姑娘因比较丰腴，又时常随母亲在外走动应酬，显得倒比楚涟漪还成熟些。

有这样的女儿，也难怪三夫人选女婿的时候挑三拣四，家世不好的她瞧不上，家世好的她又攀不上。

只因楚家虽是百年世族，出过一位内阁首辅，两位吏部天官，三位状元郎，但毕竟是老皇历了，近年来人丁凋敝，子弟里有大出息的也不多，目前在京为官的也只有楚涟漪的父亲楚青全一人而已，但毕竟是独木难撑，加之朝廷派系纷争，而楚青全保持中立，成了两头都不讨好的尴尬角色，在户部侍郎一位上好几年了也不曾挪动，楚家的前程也就难免让人小觑了。

三房老爷楚青山是外放的知县，虽然品级不小，但因是地方官，还不如一个七品京官来得吃香，这京城藏龙卧虎，三房老爷就更显得一般了。

三夫人旁氏本该随着三老爷地方上任，但她一心念着要在京城为女儿寻一户好人家，所以不肯去她口中的穷乡僻壤，只遣了一个小妾随三老爷上任。

这些年旁氏忙前忙后就是为了给两个女儿寻个好亲事，非要寻容貌、品性都端正的豪门世家的嫡长子不可，甚至还有心高攀皇家，这样挑三拣四就耽误了六姑娘与九姑娘，这个岁数都还没定亲，差点儿就被人笑话了。

“妹妹身子可好些了，只因平日功课繁忙，也不敢来叨扰妹妹养病，还请原谅我这个姐姐的不是。”楚涟漪上前亲热地拉起楚涟漪的手，仿佛两人是从没分离过的亲姐妹似的。

投桃报李，楚涟漪笑容满面地招呼起六姑娘和九姑娘，“疏影，你去把我们去年春里埋的那瓮梅花雪拿来煮茶。”

“是。”疏影应声下去准备煮茶，看来自家姑娘很是喜欢三房的这两位姑娘，这梅花上扫的雪水，就是她家姑娘自己平日也舍不得喝。

“十二妹妹和我六姐一般，都是雅人，只有我才不管什么雪水、雨水，只要是好茶，我就喜欢。”楚涟漪的性子较楚涟漪来得活泼。

“我这是闲得无聊，如果六姐姐和九姐姐常常来看我，我才没心思去弄劳什子雪水呢，这还不是为了让两位姐姐记得妹妹的茶香，以后多来玩吗？”楚涟漪孤寂惯了，难得有两个同龄的姐妹来聊天，心里也快活。

“看不出你倒是个贫嘴的。”楚涟漪轻轻捏了捏楚涟漪雪嫩的脸颊。

一旁的旁氏看不下去了，她可不是来看姐妹情深的，所以亲热地拉过楚涟漪

搂在怀里，“我的儿啊，可心疼死你三婶了，你说严家怎么那么缺德，欺负你个没娘的孩子，呜呜呜……”旁氏哭得声嘶力竭就是不掉眼泪。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还骂了人是没娘的孩子。

“你说这让你以后可怎么嫁人啊……”旁氏干号着，连鳄鱼的眼泪都不肯滴一滴。

“娘，你就别说这些了，本来好好的。”楚涟晴将楚涟漪从旁氏怀里拉开。

“我说什么了，我还不是心疼你妹妹么，她这以后可怎么过啊，都是这严家害人，害得我们十二姑娘以后就算嫁人都只能做妾，生了孩子连认自己当娘都不行，呜呜呜……”旁氏可是把楚涟漪以后的悲惨生活给描绘出来了。

“娘……”楚涟欣也出声了。

不过最苦的是楚涟漪。旁氏讲的结局，楚涟漪自己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不想去想而已，可是旁氏在这里这样一恶心，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就这样你还说不得她，旁氏也是一番好心，至少看起来是好心，这好心做坏事，最是让人恶心。楚涟漪可经不起她这样三天两头就来哭一次。

“三婶婶，这都只能怪涟漪福薄，三婶婶你别伤心了，当心哭坏了眼睛，这样涟漪更过意不去了。”楚涟漪体贴道。这番温柔下，旁氏倒不好再干号了。

娘几个不咸不淡地谈了几句，旁氏见楚涟漪虽然秋波泛愁，但并无过多抑郁，再看下去，也看不了什么笑话，只能带了两个女儿不甘心地离开，临行前一句话倒是吓到了楚涟漪，“你也别担心你的亲事了，三婶婶还能见自己的亲侄女受难么，改明儿婶婶就去给你物色一门更好的亲事，说起来我娘家兄弟……”

楚涟漪当时就给疏影使眼色。那丫头也机灵，立刻上前说自家姑娘该喝药了，旁氏才没继续说下去，起身走人。

楚涟欣跟在旁氏的身后对楚涟晴悄悄私语道：“姐姐，十二妹妹倒真是雅致，只可惜了这么个妙人儿。”

楚涟晴也叹息了一声，多好的人儿啊，如果不出这件事，以后出嫁了，姊妹间互相扶持，一个大家族荣辱与共，才能更根深蒂固。

楚涟漪送走了旁氏母女三人后，没多久就迎来了五房和六房的婶婶，到后来连寄居在连家的姑母和其他更远的亲戚也三五成群地来探望。每来一次就要稀里哗啦哭一场，其间也有真心怜惜涟漪的，所以她也难免跟着掉几滴眼泪，一来二去眼睛便肿成了桃子。

好容易安静下来，疏影用浸了凉水的布巾给楚涟漪敷眼睛，完了又将在凉水里湃了的梨子切片给她敷眼睛，这才缓和了过来。

“疏影，明日是初五吧？”

“正是，姑娘你是想……”疏影诧异地抬头。如今楚家虽分了家，吃穿用度各自管各自的，但各房的院子都是相临的，明面儿上还是一家人。何况太夫人还在，家里体面的女眷都要去晨昏定省，因着太夫人上了年岁，家里的女人们又太多，她便兴了规矩，除了与她同住的三房外，其他各房的女眷每月逢五逢十才去跟前请安问好。

即使这样的规矩，楚涟漪也难得去立一次。楚夫人生前，与太夫人只见颇多摩擦，弄得太夫人一见与楚夫人面容相似的涟漪就面色不好，上了年纪后又忌讳有病气的人在跟前晃，所以对涟漪一直不怎么待见，几番下去，涟漪也乐得不去太夫人面前讨那个没趣。

“嗯，明日该去给太夫人请安了，你明儿卯时初刻唤我起来。”楚涟漪翻身朝里，表示要安歇了，疏影也不敢再多问。

待伺候的人退下后，楚涟漪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不知道太夫人会是个什么态度，只是母亲去得早，又出了这等事，自己以后的婚姻恐怕都掌握在了那位祖母的身上，不得不打起精神费去讨好她，总比坐困愁城来得好。

就这样反复思量了一夜，次日楚涟漪连打了三个哈欠，才在疏影和暗香的伺候下起床，笑着道：“我太懒散了。”

疏影捧来牙刷和青盐让楚涟漪漱嘴，奉上一杯温热的薄荷茶，让楚涟漪润了口，又从粉彩富贵满堂瓷盒里取了自制的薄荷片给她含在嘴里，保持口气清新。

暗香则将楚涟漪的头发简单的盘起，为她在滴了荷花露的海棠式汝窑白瓷脸盆里绞了帕子递上，让她润了润脸。又从一个五彩朱雀盖罐里取了她们自制的玉容散放入楚涟漪的手心，用荷花露润了给她洗脸。

“暗香，挑一点儿珍珠粉末来。”楚涟漪轻声吩咐。洗完脸，匀了妆，又特地用桃花膏子刷了腮红，她这才穿上衣服，又用了一小碗燕窝红枣粥。

暗香取了荷花冰片香身丸给楚涟漪放在口中嚼化，唇齿留香。楚涟漪想着去三房那边还不知道要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命疏影取了一小块香茶饼子放在自己随身带的荷包里，随时可以取出来含在嘴里。

这香茶饼子还是去年夏日楚涟漪翻阅秘方找出来的，使唤疏影、暗香用龙

脑、荷花、荷叶，桂花，调和甘草膏、糯米糊做成的小饼。人吃五谷杂粮，想要吹气如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番忙活下来，楚涟漪领着疏影、暗香踏进太夫人住的宜兰院时已经是辰时正。来得不早不晚，三房、五房、六房的婶婶领着女儿、媳妇已经在屋里伺候了。

楚涟漪进屋的时候，太夫人微微诧异了一下，“碗丫头怎么来了，身子好些了？”

一听“碗丫头”三个字屋里的人都笑了，楚涟漪羞红了脸。这“碗”是她的小字，是她母亲在世时给她取的，因着“涟漪”二字都从水旁，深有点儿浮萍易逝之感，但名字又是当时她爷爷取的，不敢另更，所以楚夫人想给涟漪取个稳稳当当的小字，要如山如石，再者涟漪身体娇弱，不好养，又听人劝要取个贱点儿的字才能养大，楚夫人就取了“碗”这个字，既稳当，又寓意女子的温婉。可这字毕竟俗贱了些，涟漪长大后没少被人笑，被她整治过几回后，如今还能这么称呼她的就只有几位长辈了，而太夫人就是其中之一。

“孙女给祖母请安，祖母万福金安。”楚涟漪敛衽行礼。

“免了免了，乖孙儿，快来祖母这边坐。”太夫人今日对楚涟漪格外的热情，人总是同情怜悯弱者的，她虽然不喜欢大房，可也绝不允许外人来欺负自家的人。

太夫人搂了楚涟漪在怀里，瞧了瞧她的脸色，白里泛红，还算康健，也没学那些小家子的女人寻死觅活，所以心里甚为满意，到底是自己的亲孙女儿。

“都怪那严家狼心狗肺，不顾廉耻，居然如此欺负我孙儿。”太夫人的眼角有点儿湿润，“不过也怪你娘，怎么就给你订了门这样的亲事。”

那大媳妇在世的时候，老大就什么都由着他媳妇，不听她这个做母亲的话。大媳妇去了还让她这个老婆子不得安生，打死都不肯再续弦，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唯一一个姨娘，都还是当初大媳妇身边的大丫头。想到这儿太夫人就怨恨楚夫人，连带着对楚涟漪也冷了些。

楚涟漪觉出太夫人的神色不对来，便道：“娘也不是先知，怎么能知道严大人做了首辅后，严家会有这样的做派。”

太夫人想想也是，也就不再提楚夫人的事。

“让我瞧瞧，这就是那遭罪的十二姑娘吧，出落得这般水灵啊，瞧这周身的气派，就是那戏曲子力唱的倾城倾国色也不外如是吧，那严家真是瞎了眼了。”一个三十来岁穿着银霞红坦领罗裙，外罩银紫宽袖衣的妇女抹着眼泪道。

楚涟漪看着眼生，太夫人便介绍道：“这是你刘婶婶的胞姐，夫家姓柳，你